

第3雄？

展 魁

談藝術雜誌

民國六十四年六月，一本面貌新穎，風格獨特的藝術刊物在雜誌界崛起，印刷精美，內容充實的二十五開彩色「藝術家」立刻受到了普遍的歡迎，也打破了許多年來國內藝術刊物由「雄獅美術」獨當一面的局面。

就藝術的愛好者而言，這種刊物當然是多多益善，尤其都各自有不同的風貌與極高的水準，實在是「兼容並蓄」的。無奈一般青年學生購買力不高，往往因經濟拮据而不能不有所取捨。而對為數不少的「非固定」讀者而言，則「藝術家」的「漂亮」、「新鮮」實在是具有莫大吸引力的。而「雄獅美術」勢必也已感受到這一股壓力，終於在六十五年元月一改過去三十二開本的樣式，也搖身一變而為漂亮、新鮮的二十五開，並且和「藝術家」無論在印刷、版面甚至頁數上都大同小異，內容自然也毫不遜色，於是藝術刊物「雙雄峙立」的

局面由此確立。

如今「藝術家」已出到第十五期，「雄獅美術」改版以來也有八期了；前者的風格固已確立，後者也由改版之初的「水土不服」而逐漸穩健、成熟，而且兩者的印刷條件既無不同，內容的優劣遂成了「競爭」的主要標的。

比較起來，「藝術家」走的路線是相當「新」的，他們對於現代藝術、建築等都有過份量頗重的引介，對國際藝壇及藝術市場也有相當的關心，而在這段期間所「推」出來的洪通更是萬方矚目，雖然不是「嘩眾」，但確是相當的「取寵」。至於「雄獅美術」，則還是相當傳統的，而且很致力於中國（民間）藝術的發掘，像一連串的楊柳青年畫、布袋戲、敦煌壁畫的主題，以至於近來對本土文化與環境造型的探討，在在都可見得這一羣「有心人」的努力。

當然這並不表示「藝術家」並不關心這些或者他們的重點就不正確，也許我們應該說「藝術家」是比較偏向「學院」的，除了前面所述以外，他們的評論文字一向實力雄厚，像「臺灣美術運動史」與「世界藝術面面觀」的連載，都是相當深入而對一般讀者來說較為「困難」的，另外他們的「藝術入門篇」介紹各種油畫、陶藝、蠟染、篆刻等等技巧，對於有志習藝者都是極大的貢獻。而「雄獅美術」除了前述重視自己土壤的專題外，對中國美術與民間藝術的系統整理與介紹對於找不到方向的這一代，更是極好的啓示。另外「美的特寫」與「每月焦點」則著重在各種藝術活動的報導與性靈的培養，大致說來是把重心放在「欣賞」與「陶冶」上的。總括而言前者重視新的、學院的、技巧的，後者則在傳統的、民間的、欣賞的三個重點上頗有成績，真可謂各具特色。

這樣的比較並不是要做任何價值的判斷，也許只能提供一個選擇的依據罷了，事實上二

者在「不穩定期」都是時好時壞，叫人難以取捨，乾脆都買下來之後，細細閱讀却又發現這兩種刊物的內容正是各有所長，很可以互補有無。這樣說來實在是以前同時備有「雄獅美術」與「藝術家」二者為最理想，也可以免去購買時猶豫不決之苦了。

當然這兩份刊物都不是沒有缺點的，而且除了前述二者各有偏重之外，另外還有一些亟待改善的地方：一是編排的問題，二十五開固然比三十二開來得大，但要做為素淨的文學刊物也許很適合，擺上許多五花八門的圖片就不免顯得擁擠，若是在編排上偶一不慎，就會出現紊亂的局面，這對於倡導「美」的刊物而言，豈非遺憾？而彩色頁的有限，不能登載更多、更清晰的藝術品的圖片，也未嘗不是美中不足的。如果能改為十六開甚至菊版八開，在編排上更加用心，並且酌量增加彩色頁，能夠將所有內容做更充裕，更完美的「演出」，豈不更好？

至於內容上，除了西方新的藝術理念及中國傳統藝術介紹之外，對當代中國畫壇的有系統評介也是很重要的，我們這一代究竟是不該向藝術史交白卷的！除了應景的畫展介紹及無關痛癢的文字之外，我們更需要公正而嚴厲的藝評家來使大家對現代的中國畫家有深刻的認識與批判。同時我們更希望無論那一方面的評介都是仔細而有系統的，不一定要連載，但至少不是隨興所至、散漫無章的。而這兩份刊物更需要的是互相「取人之長，補己之短」。此外，稿源的擴充也極重要，不會只有這幾個人吧？我們理當設法喚起「沉默的大多數」的共鳴。

當然，以目前的情況看來，以上的希望對「藝術家」或「雄獅美術」而言，短期之內都不可能完全實現，但可不可能另有一份異軍突起的藝術雜誌兼具二者的優點而出現市面，形成「鼎足而三」的局勢呢？——亦未可知。